一條龍師資培訓班

成德法師分享　（第六集）　2021/9/25　台南極樂寺　檔名：18-090-0006

成德法師：尊敬的陳校長、諸位大德同修、諸位教育界的同道，大家吉祥，阿彌陀佛。

陳校長：阿彌陀佛。

成德法師：今天剛好是英國漢學院開學典禮，我們剛剛結束。這個開學典禮，在古代學校裡面相當重視，因為開學典禮的儀式可以讓學生收攝身心，可以引發他的志向，可以讓他專心學習。我們傳統的禮教它也是有高度的智慧的，我們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，他一開始的心態正確了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老法師在講經的時候也常常提到，他這一生面對那麼多境界考驗、誘惑，能夠不被影響，跟他讀的那幾個月的私塾有關係。尤其老人家常常談到的拜師禮，老人家說影響他一生。可能短短十幾分鐘的禮儀，但是那個尊師重道的根基就扎下去了。所以我們對於老祖先這些教育的措施能深入了解，就知道他們教育的智慧所在，而這個也跟我們有沒有實際經歷過有關。

成德在二〇〇六年初，也是我們春節除夕夜，成德參與了這一生第一次的祭祖。我們當時候同仁還不滿一百人，在廬江中心一起祭祖先。當時候氣氛也是很莊嚴肅穆，好幾個

男眾都流淚了，那是在那種氛圍感覺到祖先的慈悲、愛護，不捨我們這些子孫。所以這樣的禮儀能洗刷人的心靈污垢，不願意再對不起祖先了，真的可以達到《孝經》說的「無念爾祖，聿修厥德」，很希望能效法祖先的盛德。所以《論語》提到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」，人心就透過祭祖厚道了，飲水思源。而《禮記．學記》當中強調的教學方法，「禁於未發之謂豫」，預防法；「當其可之謂時」，這是及時法，開學就是一個時機點。其實我們人生有很多時機點，包含我們的學生、我們的孩子，都有很多時機點。

成德昨天跟大家分享到，我們從事教師的工作，有一個責任就是自己曾經走過的彎路不能讓學生再走，這是我們的責任。所以反觀自己的人生路，比方成德讀大學的時候，大學新鮮人，也是幾分緊張、幾分期待，來到了大學校園，結果遇到學長告訴成德，大學是university，由你玩四年。我也是比較容易相信別人，那時候還沒有判斷力，就真的給它玩了好幾年。現在想想，那是人生多黃金的幾年！真的是錐心之痛，假如那個時候就開始學老和尚的經教多好！所以諸位同道，你們手上有五千年的寶。總在遇緣不同，所以還是怪成德修福報修得不夠，當時候假如遇到的學長是你們就好了，我就不會荒廢那麼多年。那個不只是荒廢而已，那還會染污。就像一滴墨汁滴入清水，滴進去不到一秒鐘，要把這個墨汁再請出來，要花幾十倍的時間。

所以我們冷靜觀察，「學好終年不足」，比方說我們學一個孝道，學了一年可能心還沒有完全發出來，還會見父母過，學好終年不一定足；「學壞一日有餘」，可能這吃喝玩樂，就一個因緣就陷進去了，賭博有時候一次就陷進去了，吸毒那就更危險了。

所以儒家有十六字心法，「人心惟危」，用一個危險的「危」，因為這個心不守好它就跑掉了，他就有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一輩子的努力化為烏有，甚至於會讓父母、家族蒙羞，甚至於會讓傳統文化、佛門蒙羞。所以這個護持自己的念頭太重要太重要！人心惟危，「道心惟微」，道心很細微，我們不從心源隱微處默默去觀照、去洗滌，可能就自己騙自己了。所以儒家特別強調慎獨的功夫，內不欺己，外不欺人，上不欺天，都在一切境界當中，用這樣的心態來護好自己的這一念心，聖狂之分在乎一念。所以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，修道的過程就是要走中道，不能過，也不能不及，不能太嚴，也不能太鬆，不能情感用事。有時候愛孩子太嚴格了，然後一聽到說不能太嚴格，一下又偏到太放縱。所以不斷的在過與不及當中，能夠不產生執著，能夠自利利他，慢慢就入了中道。而且惟精惟一，要專精，不能學雜，教之道，貴以專。

其實隨著我們的學習，覺得祖先的每一句話真的很有力量，真的不能含糊，不能僥倖對待他們的話。一產生「不一定要這樣吧？」可能就偏到不妥當的路線去了。俗話說，

「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」。而尤其傳統文化是師道，整個傳統文化的精髓我們有沒有辦法掌握，都要靠我們尊師重道的態度。所以老法師在「傳統文化如何學習」裡面提到了，要用三種心來學。學文化跟學知識技能不一樣，這個差異我們得要分辨得出來。知識技能它可以懷疑，你假設、你懷疑，可是學文化，尤其學聖教要傳承，信為道元功德母，一起疑心，老師的話就打折扣了。

所以印光祖師提醒我們，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。老人家慈悲，怕我們忽略這句話，再加三句，百分誠敬、千分誠敬、萬分誠敬，還給我們舉了六祖大師的例子。而六祖大師對老師的信任從哪裡觀察出來？你看他到了五祖的道場，五祖問他，你來幹什麼？六祖說我來求作佛。我們看到這個公案，我們也要問問自己，我為什麼學佛？我為什麼要學傳統文化？

大家在寶島，一定有機會要去我們師公所建立的台中蓮社參觀，會終生難忘，印祖寫給他的書信保留得非常完整。而也有他老人家生前講話的錄像，記得成德初去參觀，當時候老人家已經九十七歲了，也是語如鐘聲，對著大眾講，「你學佛就得作佛！」那句話還猶在耳邊，很震撼。既然學了，就要幹真的，不能幹假的。而其實也不難，只要信心不動，就不會有煩惱了，所有的煩惱都因為信心有動搖了。

所以老法師有一段法語很精闢，貪心的核心是情執。這些法語不容易聽到。為什麼說善知識者是大因緣？因為他能開出最核心的教誨、最精華的教導，我們不用摸索，我們不用走彎路。老人家直截了當，貪瞋痴是三毒，那三毒的核心在哪？貪的核心情執。但是我們也不能誤解，對家裡人好這個就有情執了，不是這樣的，不能誤解掉。我們昨天談到了，一執著，佛法就變毒藥了。文殊菩薩拿起來了，這個藥能救人，也能殺人。

所以整個佛陀教化四十九年，般若就講了二十二年，幾乎快佔了一半，而般若就是不斷教導我們如何用真心。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這個就是真心的作用了。可是他要應無所住，他就要不產生執著、不產生分別。只要有分別執著一產生，我們就是妄心做主了，甚至於講得更有感覺一點，我們就是輪迴心做主了。

其實我們法會用錯，是心態的問題。那我們的心態有沒有錯該怎麼來觀照？那儒家的基礎就非常重要了。在《中庸》有一句話講：「忠恕違道不遠。」忠恕跟道不遠，忠恕跟真心相應。而我們也知道這兩個字的重要性，因為孔子問學生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回答：「唯。」後來其他的同學問他什麼意思，曾子說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孔子所講一切經教都詮釋這兩個字，其實都在詮釋真心，但是透過這兩個字我們更容易去感受，忠，嚴以律己；恕，寬以待人。所以今天我們聽一個道理，假如我們先去要求別人，

那就跟忠恕不相應，而且別人不會服氣的，因為我們還沒做到。而且真正做到的人，他就不會苛責別人，因為他知道調伏一個習氣不簡單。

所以弘一大師很慈悲，他晚年還特別給我們編了書，有一篇大家應該比較熟悉，《格言別錄》。明明有《格言聯璧》了，祖師為什麼要做這件事？我們要知道祖師是大修行人，尤其他的晚年時間、精力是有限的，他還會特別做的事都是考慮得很深很遠，甚至考慮到我們。

成德自己的思惟，《格言聯璧》都是教人情事理的。人情事理在我們五千年的炎黃子孫是怎麼鍛鍊的？在家族裡面鍛鍊的，他一出生他就要懂得侍奉父母，懂得為整個家族著想。現在這個機制沒有了，萬法因緣生，我們得客觀看待我們現在的因緣。小孩子不只沒有大家族的鍛鍊，而且從小假如父母、爺爺奶奶、外公外婆不懂得教育的話，所有的人圍著他轉，他就變小皇帝、小公主了。那他真的走向社會去，可能他當祕書就當成董事長了，他的董事長就要變成祕書了，我請你辦那個事辦好了沒有？

我們還聽過，父母在孩子找到工作了，然後跑去給他的主管說：「主管，我孩子比較不懂事，你要多多包涵。」你說這個主管是要笑還是要哭？人家聘他來、找他來工作，就是要讓他承擔責任的，他到公司團體來，還要人家包容他、忍受他，你說他是來辦事的還

是來添亂的？

所以我們聽起來會覺得好笑，可是這個是現實狀況。誰有責任？「養不教，父之過；教不嚴，師之惰。」他步入社會以前，影響他最重要的父母、老師都有責任。但是不是說我們就把責任全部都歸給父母或者歸給老師，我們自己也要守住忠恕之道，嚴以律己。

老法師在他講學當中，這個恕道表現得淋漓盡致。比方說，我們今天覺得，這些做人做事我父母沒有教我，找父母去。去找父母，父母說：「你爺爺奶奶也沒教我。」好，找爺爺奶奶去。去找爺爺奶奶，爺爺奶奶說：「我爸爸媽媽也沒有教我。」好，找曾祖父去，結果大家跪在墳前。那怎麼辦？從誰開始明理，就從誰開始做起。為什麼？每個人的緣分不同，誰先遇到了，誰的緣分好，就有責任。所以我們學習傳統文化，別人對不對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首先自己要做對，因為我們沒有做對，就沒有資格要求別人。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處世心態，這就是忠恕。

《大學》告訴我們：「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」，有諸己，忠；求諸人，恕，而且他那種求諸人不苛刻，他是護念別人把這個好的習慣養成，因為他建立起來了，有諸己了；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」，他沒有這些缺點，他再去護念別人也把這個缺點改掉。

所以弘一大師他有編《格言別錄》，體會到我們往後的人沒有家族的鍛鍊，人情世故

不懂。所以李炳南老師有說，「不懂人情，不懂世故，是書呆子，是佛呆子，會傷天害理，會壞事」。比方說跟領導出去了，跟領導出去吃飯，得幫助領導照顧客人，假如連這一點都不懂，一盤菜上來，這年輕人還把它轉到自己面前來，你說這個領導不臉都黑掉了，那他能成事嗎？

所以李炳南老師慈悲，他老人家對文化傳承的貢獻太大了。政府沒有認知到制禮作樂重要，他老人家編了一本《常禮舉要》。沒有禮教，人根本不知道怎麼做人、怎麼做事。一個人一個想法，那一個家庭要團結就難了，更何況是一個團體，甚至於一個社會。所以歷朝歷代，改朝換代第一件事情，制禮作樂。立太子本身也是一個禮教，安定人心，都要舉行很隆重的登基儀式。這都是禮教的部分。

弘一大師還編了一本《佩玉篇》，從兩個大儒的讀書心得裡面挑精華出來，都跟我們處世待人、做學問的重要心態有關。第一句話，這一位大儒說道：「二十年治一怒字」，二十年調伏一個發怒，「尚未消磨的盡」，還沒有把自己的瞋恚心完全磨掉，「以是知克己最難」，我們都知道要克己復禮，可是這個功夫真下過的人覺得不簡單。那我們感受一下，這一位大儒他調伏一個怒心，調了二十年還沒調徹底，你看他會要求別人，「你脾氣太大」，他會這樣對別人說話嗎？我想應該不會。

所以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」，自己真的把瞋恚調伏完了，他再去護念別人，他不會苛刻。所以這個忠恕是重要的心法，是能護念我們的道心不偏掉。而隨著我們深入經教，我們有忠恕，這個經教就是嚴以律己、寬以待人，會讓人家如沐春風。但是假如我們沒有守住忠恕，那就會變成寬以待己、嚴以律人，他怎麼這個沒做到？他怎麼那個沒做到？那這樣可能我們就惱害眾生了，因為人家心裡就不服氣了。

而我們每一個人很有可能是你們家第一個接觸聖教的，甚至於是你的親戚朋友當中第一個接觸的，或者比較早接觸的，我們的法有沒有表好，就影響整個家人，還有有緣人、親戚朋友的法緣。所以為什麼老法師一直提醒我們要表法、要為人演說？因為這個關係挺大的。所以剛剛跟大家提到，不能產生執著點，不能違背忠恕的心態，這樣我們可能就先去要求別人，這個慢心就起來了，要求、貪求的心就起來了。

尤其我們要表好傳統文化的法，我們觀察印光祖師、李炳南老師、師父上人，他們在教導裡面重複最多的有哪一些重點？其中有一點，「敦倫盡分」。印祖的教誨裡面提最多的十六個字：「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，信願念佛，求生淨土」，其實這每一句都很重要。李炳南老師他的墨寶裡有兩行教導，好像還有不少把它印出來。老人家提到，「白衣學佛，不離世法」，我們在世間，不能離開世法，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，這六祖大

師交代的，「必須敦倫盡分」，這個敦倫盡分，五倫。所以我們一個在家弟子，佛弟子，上要孝公婆；然後夫妻，要領妻成道，助夫成德，有這分道義，所謂「妻賢夫禍少，子孝父心寬」，這個都是倫常；還有兄弟之間和睦，不然我們孝也做不全，「兄道友，弟道恭。兄弟睦，孝在中」。

林則徐先生「十無益」都談根本，「不孝父母，奉神無益」，奉佛也不可能有大成就，因為沒有照著佛菩薩、聖賢人的教導去做。所以李炳南老師提醒我們，「不能玩弄佛法，不能消遣佛法」。我也沒有去沉迷在網路，我也不喝酒，我也不賭博。也不能把好像學佛顯得我比較高雅，這還不夠，學佛得像李老說的，「你學佛，得真作佛」，這樣我們就沒有糟蹋師父上人、糟蹋這麼多祖師給我們的教導，其實最重要的不糟蹋自己的法身慧命。

成德自己記得初學佛前幾年，有一次自己念阿彌陀佛，念啊念啊，念得就哭起來了，有一個感受就湧上來了，「哎呀，我怎麼把我自己搞成這個樣子！」覺得很對不起自己，怎麼讓自己在輪迴當中這樣沉淪？所以真的這個佛號的加持力大，念著念著慚愧心出來了。

「聲聲喚醒自己，念念不離本尊，阿彌陀佛。」這是《淨修捷要》的經句，這也是夏

老晚年對我們的大慈大悲，知道我們以後的人生活不容易，家庭的責任、工作的負擔，每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時，所以能夠讀經、聽經的時間有限。老人家真是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把五經一論的精華編成三十二拜，我們念熟了，十幾分鐘這個功課就做完了。熟了還能背起來，坐在地鐵、坐在公車上都可以做功課，都不妨礙。所以多少祖師大德就為了自己的成就，真是嘔心瀝血，在他們晚年做了這麼多對我們修學能不能成就的關鍵工作。

就像李老的詩寫到的：「未改心腸熱，全憐暗路人；但能光照遠，不惜自焚身。」李老是這樣的心在護念著我們這些弟子，每一個祖師都是一樣，甚至於每一個祖師都是開悟的人。所以我們要有信心，我們有很多寶，我們肯用，我們這一生決定能成就的。因為這些祖師開悟了，就如同《無量壽經》說的：「如來定慧，究暢無極，於一切法，而得最勝自在故。」開悟入法身，他沒有時空的障礙，所以這些祖師他都能洞察到我們現在修學的關鍵，是我們肯不肯聽他話。

所以印祖強調敦倫盡分，李炳老承傳印祖教誨，告訴我們，「白衣學佛，不離世法，必須敦倫盡分」。家庭有三個倫，父子、夫婦、兄弟；踏出家庭有同學、有朋友，倫常，有同事，以前各行各業叫師兄弟。都是從家庭的倫理很自然延伸到社會，所以家庭安定，社會就安定了，家族就把每個人教好了。

現在我們面臨沒有家族了，小家庭。所以老人家慈悲，又開出了良方，企業團體來落實家文化；以前是靠血緣來維繫，宗族的力量，現在靠仁義、道義。我們的學校、我們的企業團體傳承中華文化，這是真正愛護員工，不然社會是個大染缸。

曾經有一個企業家，我很佩服他的道德勇氣，他說：「難道我們對社會的貢獻就是我納的稅嗎？假如我的員工從農村到了城市來，最後他染上了賭博，他染上了壞習慣，甚至搞得離婚了，孩子沒父母了，你說我有貢獻嗎？」所以我們看以前，我們看古裝戲，做事業的人，有的員工，這個掌櫃的，在他們家幹了三十年、四十年，這個都是當領導的把員工當作自己的人看待。甚至於假如是家裡的丫鬟，後來到該結婚了，幫她找個好對象嫁出去。「待婢僕，身貴端；雖貴端，慈而寬。」所以我們對於家裡倫常的重要就不能忽視。

「兄弟不和，交友無益」，林則徐先生提出來的。他兄弟都不和，跟人家關係挺好的、人緣挺好的，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因為他是為了他的名利跟人家搞好關係，他不是出於義。出於義的話，兄弟姐妹是陪伴自己的人生可以算是最久的（父母大我們一輩），連兄弟的情義都提不起來，說朋友的情義能提起來，不大可能。所以法昭禪師說，「同氣連枝各自榮」，我們都是父母的心上肉，就像一棵樹同氣連枝一樣，「些些言語莫傷情。一回相見一回老，能得幾時為弟兄？」我們現在念這一首詩感覺不一樣，那一開始學的時候，

十八年前讀感覺不深刻，都是滿頭黑髮；現在跟自己的姐姐一見面，白頭髮不少了，自己也有了。「一回相見一回老，能得幾時為弟兄？弟兄同居忍便安，莫因毫末起爭端」，「財物輕，怨何生；言語忍，忿自泯」，「眼前生子又兄弟，留與兒孫作樣看」。

成德成長過程聽到我俗家母親說，你們蔡家的男人是不會罵女人的。這個是我媽媽說的，不是我爸爸跟我叔叔自己說的。所以肯定的話不能自己講，那是錯誤的，要別人講才對，自己講出來氣氛往往怪怪的，怪在哪有時候一時還說不起來，「像我這樣的也找不到幾個了」，我們閩南話說沒幾口灶有的（沒幾戶人家有的）。這個跟《太上感應篇》不符合，《太上感應篇》說「不衒己長」，這個也是判斷力。我以前剛出社會也不懂，也被騙過，遇到一些比我年長的這些當經理的、當老闆的，一開口，哪個立法委員跟我很熟，什麼什麼，都講得我佩服他佩服得要死。其實真正有涵養的人，他不會拉這個立法委員、拉這個縣市長、拉這些關係來彰顯自己。所以不炫己長、不彰人短，這個才是涵養。

那當然，大家不要一聽我不彰人短，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，嘴巴捂起來了；領導來跟你了解情況，「若真修道人，不見世間過」。你看像我們在照顧每一個同仁、同學，我們不了解情況怎麼護念？所以不見世間過是我們心上沒有放人家的過失，你放了，你有機會可能瞋恨心就起來，就要批評，就要罵人，這就造口業。我們純是一顆利益他人

的心，「於諸眾生，視若自己」。

其實說實在的，比方說成德出家了，成德假如對哪一個人有惡意，我的業就很重了。為什麼？出家是荷擔如來家業，要代表佛陀、代表三寶照顧眾生，我起個念頭，對誰有惡意了，我這個業就在地獄了，我跟出家人這個身分不相應了。出了家還墮地獄，那我不是對不起自己、對不起佛菩薩？所以也要常常問自己，你這個心念有沒有貪瞋痴在裡面，還是真正是為對方好？

所以修行必須很真實面對自己，「一切皆從真實心中作」。提出問題來也不是發牢騷，都是對事不對人，希望能改善問題。我們要知道，問題不改善會怎麼發展？它不會停在原地，跟治病一樣，愈早治愈好治。所以團體裡面最怕什麼？粉飾太平。我們在這個時節因緣做這個事挺不容易的，哪有說沒有問題的？領導者難為。

老人家都給我們打預防針，我們這一輩的難度，弘法的難度，比他老人家難十倍百倍不止。那麼難，做不做？諸位同道，那不做要做什麼？不做能做什麼？「我可以做其他的。」做其他的，那我們明明看到很重要的事不做了，那就沒有見義勇為了，見義勇為要迎難而上。我們此生能得人身，是因為我們有持五戒，不然不可能得人身。五戒就是五常，仁義禮智信。我們此生跟這個五戒、五常相應，才能留得住人身；跟五常不相應，下

輩子人身保不住。這個十法界依正莊嚴是有標準的，不是我們很想生天、我們很想再作人我們就作得了。

江逸子老師畫了「地獄變相圖」，有一幕成德印象深刻，其中有一幕寫著四個字：「人皮缺貨。」要從這個六道輪迴轉出去當人，現在人皮缺貨，不容易當。佛在佛經裡面幾個較量，人身有多難得。第一個，抓起一把土撒在大地上，我手上、爪上的土多，還是大地的土多？得人身如爪上土，失人身如大地土，得人身不容易。

說到這裡就想到印光祖師說：「往生極樂世界比得人身還容易。」這個要再聊往生，我們之後有機會再來聊。但是我們隨時不能隨自己想做不想做，要「當仁不讓於師」。我們要跟老法師同台演出，不能讓他老人家在第一線孤軍奮戰，我們弟子情何以堪。當我們聽到老法師說，「我犧牲生命都要把傳統文化傳承下去」，成德聽了很震撼，成德覺得老法師真正我們老祖宗的好兒女，他對得起祖先。我想我們這一生要了脫生死，對於父母的期望，對於師長老人家的期望，我們應該要盡力去做。

所以黃念老有一句話對我們修學很重要，「無情不能修道」，沒有情義不能修道。所以大家不要一想到「情」這個字就想情執，「情」有三個層次，第一個是情迷；提升上來，世間的豪傑是情義，對家庭負責任，對國家民族盡心竭力，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

丹心照汗青」，這是情義；再提升是情覺，所以對民族國家很有情義，可是他假如放不下，他六道就出不去了。

章太炎大師，他在民國時期有一段時間到陰間，東嶽大帝請他去做祕書長，他在那裡看到很多歷史當中真的是留名青史的文人，但現在還沒出輪迴，所以情覺很重要。可是我們脫離輪迴的基礎要有情義，表現在敦倫盡分上。所以情執，不是說你愛護父母家人叫情執，你有控制、你有佔有、你有要求，那個才是情執。所以為什麼老法師說要放下控制的念頭，要放下佔有的念頭。你比方說我們當弟子的，跟著老法師學不能用情執。「師父要留在我們這裡」，這是情執。師父到哪裡去現在對一切眾生最有利，那師父在哪，然後師父想做什麼事情，我們全心全意去做，表好法，這個就不是用情執在對待自己的師父上人。而往往依教奉行的團隊，會感得善知識在那裡住世。

其實老法師是特別重情義的人，我們在他身邊感觸最深。你看老師的孩子他都竭盡全力照顧，方教授的孩子在美國，老人家多次邀請，請他到香港來住；周邦道校長的孩子，我們周故院長，當時候來到蘭彼得，老和尚真是噓寒問暖，交代多買一些什麼日常用品、衣服，都是親自交代。我們看朋友之間，瓦希德總統跟老人家交情很深，瓦希德總統去世了，老人家為了去紀念他，飛到印尼，飛到他住的他的故鄉，舟車勞頓多少個小時。所以

哪一個地方的弟子依教奉行，老人家不會離開那個地方的。為什麼老人家幾十年弘法沒有定在一個地方？因緣是個因素，我們弟子不能夠跟老人家同心，那當然這個緣就會起變化，護法神也會安排的。所以我們得真正是老人家的知己，得要有孝心分擔他的負擔，「當孝於佛，常念師恩」。所以我們普賢十願裡面有請佛住世。

我們要觀察自己的老師，老人家在七十出頭講《太上感應篇》的時候就說了，「我隨時可以走，憑什麼？世出世間法都放下了」。沒有任何東西會拉我們了，又一心要去極樂世界，阿彌陀佛哪有不接的？老人家七十歲生死自在，為什麼現在九十五歲身體都比較衰老他還要住世？這個我們弟子要體會到，就是太多對於中華文化，甚至對於世界的重大因緣，得他老人家住世才能穩定的發展，才能推到一個立得住的里程碑。他老人家雖然身體已經比較衰老了，他還陪著我們，所以我們要當老人家的知己，他老人家講的話我們用心聽、用神聽，心神領會。

所以老人家世出世法都給我們表演得很圓滿，世間這個五倫盡心盡力，怎麼我們當他的弟子敦倫盡分不是很重視？一聽經，不給公公婆婆煮飯了，不給孩子煮飯了，這個表法表不了。我們曾經都聽過，有一個幼兒園園長，這個是一個廣東地區的教育局局長當場講給成德聽的，「我們那裡有一個幼兒園園長學佛了，她幼兒園不怎麼管了，常常跑到我們

當地一千多年的古寺，說到那個地方做才有功德」。我心裡想說，這個教育局長聽到這個事情，可能都不是第一手訊息，這個過程聽到的人，沒學的跟學的都會受到影響。所以我們真的是任重道遠，

所以李炳南老師強調，必須敦倫盡分；黃念老又強調，無情不能修道；而老法師怕我們漏掉這四句，又加了話下去，「敦倫盡分是大道，閑邪存誠是大德」。一個人的德行在哪裡看出來？他的起心動念處，他一心為公，沒有私心。這個很重要，公心，團體才有凝聚力；沒有公心，大家心裡就不服了。再來，領導者沒有公心，他看事情也看不清楚。所以《大學》告訴我們，「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」，喜歡他能看到他的問題，討厭他還能看到他的優點，很少人做得到。而且人都有過去生的緣分，假如過去生緣不錯，一接觸挺投緣的，但是這個時候警覺性要高，你真正為對方好，也要很冷靜客觀看到他的問題，才能夠護念得到他。

我們冷靜去看歷史當中，一個領導者用了一個對自己很好，但是對別人不好，對自己都是讚歎、恭維，但對底下人都是虐下取功，沒有平等對待。那你疼愛這一個幹部，可是就因為你疼愛了這個人，領導者的威信快速下降。所以真正被領導者愛護的人，你可不能變成狐假虎威，那就對不起領導者對你的愛護跟栽培了。領導對你愈愛護，你愈要為大眾

著想，替領導者愛護整個團體，這個才是知恩報恩。可是假如我們在輪迴當中的習氣沒有調伏，恃寵而驕，這個就造很大的業了，在福報當中墮落了。「受寵若驚」，《太上感應篇》這些道理很重要。

老人家提了，「閑邪存誠是大德」。我們的念頭，「公生明」，大公無私了，看什麼事情清楚；「誠生明」，真誠，沒有什麼好裝的，坦誠布公。本來現在要弘揚文化挑戰就很大，無欲則剛，反而我們坦誠布公，大家一起面對問題，誠生明。「從容生明」，我們每天當領導也不能太忙，事情一多，很難心不波動、不散亂。所以真正領導者不能很多事務，領導者是抓方向的、抓決策的，然後護念每一個主管，再由主管去護念底下的人，這是組織的倫常、組織的運作。

那成德現在跟大家分享這些，最主要是以前自己不懂，做錯很多事，自己就有責任供養給大家。尤其學了《群書治要》，感觸更深。而且《群書治要》也不是自己的智慧懂得去學的，是老人家特別重視。後來成德感受，我們這個時代不是在大家族裡面，對於五倫的道理不能說沒接觸，但是深度、廣度還是有不足的，我們沒有那種背景去鍛鍊。包含我們整個升學過程還是以考試為主，不是以教五倫八德深入為主。所以這是我們要客觀認識我們自己跟整個社會環境。

所以《禮記．學記》說，人不學，不知道；人不學，不知義。成德是學了《群書治要》，而且學得還很淺，只是老人家的智慧，我們在《群書治要》挑三百六十句，從中去學習，就感覺當領導，假如不是古聖先賢那麼多教導，我們要考慮到這麼全面也不大可能。當君要學，當臣要學，當領導、下屬都要學。再延伸開來，當爸爸媽媽要不要學？當老師要不要學？

孔子教學的原理原則我們掌握了嗎？孔子的表法我們看懂了嗎？假如我們沒有掌握、沒有看懂，我們在教學現況，我們依據的標準是什麼？我們走上教育界是過去生的善根，甚至是過去發過的願。人的一生沒有一件事是偶然的，人生酬業，都是招感來的。所以只有兩種情況，要不就是業力做主，要不就是願力做主。業力做主，就跟了凡先生一樣，考第幾名都是算準的，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，他想要多領一斗米也不可能。但是假如我們有發願，就像老法師從小就不為自己想，他本來壽命四十五歲，今年九十五了，延壽五十年，還慈悲在護佑著我們弟子們。

剛剛這一句「公生明，誠生明，從容生明」，也是弘一大師《格言別錄》裡面的一句教誨。雖然《格言別錄》很短，真的在我們家庭團體裡，每一句幾乎常常都用到，他老人家也是好人做到底，

所以敦倫盡分是大道，閑邪存誠是大德，「信願念佛是大行」，因為往生與否在信願之有無。這個信願念佛，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」，直截了當，「始本不離，直趨覺路」。而且這個念佛跟我們教書關係可大了，平常行住坐臥常常提起來，心就不散亂，妄念少，清淨心生智慧，在教學生的時候常常都會有靈感，自己的清淨心跟佛菩薩的加持起感應，頭頭是道，左右逢源，那這樣教書是一種享受。信願念佛是大行，「求生淨土是大果」。老人家加這幾句話，我們就不會忽略，從印祖一直承傳下來，對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最重要敦倫盡分的教誨，我們就不會忽略掉了。

剛剛跟大家有提到，六祖大師他到五祖去的態度是來求作佛的。我們也要效法，我們有這種氣概，我們才能把這個氣概傳給孩子、學生。

夏蓮居老居士有一段法語，在他老人家修學過程親筆寫下來的《自警錄》裡面，這個在最後一頁提到了，「有舉世不知而我獨知之識見」，別人都沒考慮到、沒想到，我想到了，「始能有舉世不為而我獨為之志氣」，沒人幹我幹，只剩一個人我也幹。就像老法師說的，「《無量壽經》會集本是我的老師李炳南老師傳給我的，我不弘揚對不起老師，全世界都沒人弘揚，我一定弘揚」。我們聽老和尚這句話，他的心法入了我們的心沒有？

老人家真的是大智慧者，洞察問題的根源，老人家一句話，全世界的問題講清楚了。

現在世界為什麼變成這樣？東方忽略了儒釋道的教育，西方忽略了宗教的教育，你看根源找到了。因為所有的問題是人心的問題，人心要靠教育，教學為先。所以東方的儒釋道，大部分的後代沒學；西方的宗教教育也被否定了，學的人愈來愈少，那人心愈來愈偏頗，當然問題都出來了。可是我們看到問題，進一步要帶頭去解決。所以老法師辦英國漢學院，就是希望把漢字、文言文介紹給全世界，讓全世界的文明都可以藉由這個載體傳下去。不然都斷了，那四大古文明就是沒這個載體斷了。

所以成德覺得老法師得到全世界聖賢祖先的加持，他一心為全世界後代在著想。所以我們能跟到這樣的大智慧者，能跟著他做有意義的事情，真的是福氣。不然我們來世間幹什麼？享受，享受之後福報就花掉了，三善道消福報，很快八九十年就過去了。可是我們冷靜想想，消福報很難不造業，一造業一定在三惡道，不在其他的地方。所以又能跟著大智慧的人做最重要的事情，成德真的是覺得太 lucky 了，太幸運了。

所以老人家辦漢學院，包含老人家當初在建極樂寺，我們的幹部們很發心，老人家就問，台灣的寺院多你一家不多，少你一家不少，要建就要建不一樣的寺院。那我們極樂寺的幹部依教奉行，整個極樂寺的建設都是用教學來規畫的，都是教室，開班。所以我跟我們這些新生同學們說，全世界的漢學系、中文系，多我們一家不多，少我們一家不少。而

且我們用的是十方大眾的供養，我們再辦跟一般大學一樣的，意義何在？大學生讀大學幹什麼？拿文憑佔比較主要。那無可厚非，沒有人教導他倫理道德因果的話，那每個人的思惟首先是利的問題，我以後的出路。但是假如是真正我們體會到大眾為什麼支持我們，因為我們是要傳道、授業、解惑，我們的學習，是要開出能解決這個世間從個人身心、家庭、社會到世界的種種問題的法藥，我們學習要能夠開出這樣的法藥出來，「為眾開法藏，廣施功德寶」。不然寫論文就為了拿個學位，這個對得起十方供養？寫一寫，哪裡去了？要不束之高閣，要不丟垃圾筒去了。

我們都得清楚因緣。我們看到范仲淹先生他是官員，他每一天睡前他要想，我今天所做對不對得起國家的俸祿？對不起，不敢睡了，隔天起個大早，趕緊多幹一點，這個是他們面對國家人民的信任提起的態度。那我們接受十方供養，這裡面有多少是老公公、老婆婆積攢的錢。成德這樣的體會，打從一開始到現在十幾年，太多這樣的場景，那個錢都是皺的，五角的、一塊的。最重要的那都是真心，我自己假如沒有用真心，還不起他的這分情。人世間三種不能欠，情債不能欠，錢債也不能欠，命債更不能欠。我們之所以會一直輪迴，就是這些債務酬業而來。

前幾個月因為教《太上感應篇》，裡面提到說，有一對父子供養一個出家人，結果這

個出家人沒有成道，沒有了脫生死，結果就變成了這一對父子門前的草菇。而且這個草菇別人來採它還不長，要那個父子來採它才長。我看完之後背後發冷。因為我們辦班大飯店很支持，所以我看完這個故事，就跟他們聯繫，「董事長，我很怕做你們家前面的草菇，所以我每個月跟你們交流一下《群書治要》」。所以我們出家人去受供有一個規矩，只要受供完了一定要講話，不然會消化不良，一定要談談佛法，還要供養齋主，不然會消化不良。當然，這個規矩是很有道理的。

所以我們漢學院也要清楚，多我們一家不多，少我們一家不少，我們辦的意義在哪。包含現在全球在辦一條龍，有體制內的因緣，有體制外的因緣，所處的因緣狀況都不一樣。體制內、體制外不能比，它的條件狀態不同，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盡力，盡力是圓滿功德。所以兩文錢是滿善，幾千兩是半善，《了凡四訓》已經告訴我們了。只要我們有盡到全力，就像夏老這一段話，舉世不知我獨知之識見，始有舉世不為我獨為之志氣；有舉世不為我獨為之志氣，才能有人所不到我獨到之境界；有人所不到我獨到之境界，才有舉世不見知而不悔的胸襟。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，百年樹人，不是立竿見影可以看到效果的，可是所有的人都不理解我，我還是很堅定的去做這件事情。

甚至於我們處在末法時期，「根鈍業重」，大家不是從小學的，根鈍，業力也重。這

個也是夏老的法語。「外魔內障」，外在的誘惑，外魔，這些魔考；內障，內在的煩惱障，「無人不具」，每一個人都有，或多或少。「邪多正少」，外在邪的東西多，所以邪師說法如恆河沙。「退易進難」，要退容易，要進步，這是逆水行舟，不容易。但我們的心態是「若都無苦，忍從何生」，沒有自己外魔內障的考驗，我們的忍辱怎麼修？「借彼魔惱，堅我願力」，藉他的考驗，愈挫愈勇，百折不撓。「只要將猛，不怕賊強」，只要將猛，再多的境界不怕。因為說實實在在話，再大的境界，我們想起來好像是天快塌下來了，你真正細細去思考，就是個念頭而已，是我們把它想嚴重了。

甚至於就是個信心的問題。我們可以冷靜感受感受，我們在那裡覺得過不去的問題，首先從我們信心有動了。愚痴的核心是懷疑，一懷疑，信心動了；信心動了，我們就會有煩惱，因為我們一愚痴煩惱就來了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說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，很有道理。瞋恚心的核心是傲慢。老法師這句法語把貪瞋痴的核心都點出來了。所以貪心的核心是情執，我們從今天開始，對人不要控制、不要佔有、不要對立了。喜歡是情執，你會有求不得苦，討厭也是情執，喜歡是留戀娑婆，討厭也是留戀娑婆，都是情在起作用。那個人對你不好，我很想往生了；突然那個人不惱你了，又有人請你吃這個、喝那個，你就不想往生了，你就開始看了，哪一家 Coffee shop，哪一家可以去享受享受。當然，剛好真

的朋友請你喝咖啡，那還是要去享受，不要執著就好了。但是喝的時候要結法緣，也要對得起朋友這分情。夏老也勉勵我們，「借彼魔惱，堅我願力」，一切法得成於忍。

剛剛跟大家說，煩惱都跟信心有關。而我們看六祖大師對五祖很有信心，他跟五祖說「我來求作佛」，你看五祖說：「你這個獦獠（就是南方比較沒有受教育的），你怎麼作佛？」六祖大師說：「佛性哪分南北？」首先他相信自己。再來，五祖馬上說，安排去舂米去、去砍柴去，六祖沒有懷疑，就去做了，他相信老師。我們也從很多故事裡面，能夠體會到這個故事的主人翁，他們的心境也是我們的學處。

我們要辦一條龍，我們就要辦跟世間不相同的一條龍。一條龍其實強調的就是不能間斷。百年樹人，你教了五年間斷了，大打折扣。我們看《禮記．學記》，「一年視離經辨志，三年視敬業樂群，五年視博習親師，七年視論學取友……九年知類通達，強立而不反」。但是那個是入太學，不是說他四歲進來了，九年十三歲了就能達到這個境界了。所以培養學生的時間不能太短。弘明，我們老和尚有說了，一條龍學校，一條龍是搞團結，團結能成事，團結首先團結在見和同解。清朝皇帝有智慧，他沒有說「聽我的」，他把三教聖人請到宮廷裡，中央級的官員都來聽課，不是聽我的，聽儒釋道三教聖人的，大家服氣了。所以見和同解，我們是依經典。然後不是分散，這個時代不容易，力量更要集中。

弘明辦了一個很好的榜樣，我們前面有人先走了，他們的經驗對我們來講是寶貴的資糧，我們少走彎路了，照他那個模式，我們這邊要讓他協助，要讓他幫助我們這邊，他那些老師我們要把他邀請來上課，兩面兼顧到，兩面是一體。當然這一段，實際他們的老師有沒有空過來，這個我們都實際情況實際對待。但老人家這個意思，就是我們能承接他們的經驗，我們很多摸索的路就可以跨過去了。

而且說實在的，事非經過不知難，沒有經歷過，很難體會到這些個中的關鍵，閩南話說的鋩鋩角角毋知影（事情關鍵不知道），不了解。但是成德也曾經跟胡總一起去弘明參學，跟我們張校長、幾位幹部也有一些取經，他們確實很慈悲，也是一心成就我們，把經驗都是和盤托出，願意告訴我們。而且台灣的環境，在辦教育上其實比其他地方寬鬆得多。比方說台灣有在家自學，這個在很多地方就沒有了。而且台灣很注重學校辦學的特色，你可以辦出你這個學校的特點，都有它的彈性在，我們都可以順勢而為。當然，我們也不能太理想化，一理想化又變成一個執著點。現在比方說我們在體制內辦，學校裡面能不能談宗教？這是我們面對的客觀事實。又有多少空間可以去發揮？但是畢竟也不能不符合規定，因為不犯國制，這個也是在戒律裡面教導我們的。

成德自己的感受，老法師一生他深入的經典首先是《華嚴經》，他很歡喜《華嚴

經》，他老人家也講了幾十年，後來被文殊、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。所以黃念祖老居士每次談到這裡就笑得很開心，淨空法師就是被十大願王導歸極樂世界的。其實大家要會去體會，黃念老這個話是慈悲，在深入經藏當中，幾個人能超過老和尚？而老和尚這個表法整個佛教界看了會受啟發。所以黃老舉這些例子都有要給大眾建立信心的用意在，我們不能只是當故事聽，他們都一起配合演戲，演得很精彩，我們內行人看門道，外行人看熱鬧。老人家是專攻《華嚴》，《無量壽經》是中本《華嚴》，《阿彌陀經》是小本《華嚴》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。所以我們跟老法師，我們得學得像。我們現在遇到很多問題，兩難。我相信每一個人在處理家庭問題跟工作問題，一定都會出現兩難。可是兩難不就事事有礙了嗎？事事無礙，有佛法就有辦法。

比方也有同修跟成德探討，這個傳統文化是不是不能辭退員工？我說沒有這一條。傳統文化、佛法用一個字就是「愛」，佛家怕我們誤會了，用「慈悲」，大乘佛法慈悲為本。我們看《了凡四訓》分析的，「呂文懿公初辭相位……海內仰之，如泰山北斗」，宰相退休了告老還鄉，結果有一個人擋住路，宰相不跟他計較，結果隔年這個人判死刑了。呂文懿公說我做錯了，我假如當時候，因為他連退休宰相的車駕都敢擋，你看他的心態到什麼程度了？我沒有考慮到他那個狀況，只是想著算了算了，不要跟他計較了，結果他

「宰相我都不怕了」，那他當然會幹出判死刑的事。《了凡四訓》我們多讀誦，那個理就會貫通了。

就像善惡，一開始中峰禪師面對一群讀書人，打人罵人是惡，禮敬人讚歎人是善。中峰云：「未必然也。」打他、罵他，把他打醒了，是善；禮敬他、恭維他，有目的，那是惡。所以今天這個員工你已經盡力教導他了，他還是一樣隨順自己的習氣，那他不是在那裡折福報嗎？甚至於他還影響別人，那他假如在十方供養的道場，他造的業有多大？你留著他繼續造業慈悲嗎？你盡力教導他了，我們表出仁至義盡了，可是他自己不改變，我們要了解，幫一個人，除非他願意改，不然你要幫他很難。

我們只是學生的增上緣，他願不願意改是他決定的。而尤其假如我們面對的是學生，關鍵的在他的父母，他的父母的觀念認知不對，你再怎麼施力，有時候他更覺得教育孩子就是老師的責任。當他的觀念沒有導正過來的時候，孩子能教好嗎？配合不起來了。怎樣才能讓這個員工警醒？怎樣才能讓這個家長警醒？這才是重點。所以一個家不能沒有家規，無規矩不成方圓。一個團體，你說我們都學佛了，不要賞罰了，那得我們都是諸上善人，不用賞罰。沒有賞罰大家都不長記性了，這個情況愈來愈糟，然後團體更沒信心，這個犯錯的人不是造更重的業嗎？所以我們都不能執一個角度而已，得方方面面。最重要

的，我有沒有執著？我執著了，我不自愛了；我有沒有讓對方隨順習氣了？我讓對方隨順習氣了，那我的慈悲就多禍害了，方便就出下流。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這個心念沒有考慮好，那差別很大。

所以我跟這個企業主講了，你已經盡到你的力量教他，他不受教，你可以把他辭退。而且你告訴他，哪一些方面你自己要用功、自己要提升，你真的下決心要改，我們這個大家庭的門隨時歡迎你再來。仁至義盡，可是不是感情用事。所以辭退以前是表法，辭退以後也是表法，都可以自利利他。所以很多兩難出現的時候，我們先不要煩，有時候我們一不煩，很多理慢慢貫通了，很多事就懂得處理，圓融，事事無礙。

我們看到很多大臣，他們在處理一個犯錯的家族，把他流放很遠，那一個家族一輩子都念著，好像是管仲、晏子他們這種，因為他都是公心，他的處理人家不得不服。所以我們也是歷事練心，處理事也是在歷事練心。而且「一切皆考驗，看爾怎麼辦。對境若不識」，我們現在面對這個境界，我們看不懂它要考我們什麼，「須再從頭練」。

我們在輪迴當中也有一個習氣，不願意面對挑戰，覺得換一個領導問題就解決了，有的還換一個對象就解決了，都是把責任推到境界上去了。但是只要我們那個心態沒有真正突破，雖然人不同、事不同了，考的是同一個問題，考我們不能退縮，考我們不能感情用

事，考我們要有恆心，考我們要勇於承擔，考我們人不知而不慍。菩提道上，用《西遊記》的說法，九九八十一關，關關難過關關過，我們早一天練成金剛不壞身。小時候看成龍演的金鐘罩鐵布衫，怎麼打都不痛，怎麼考都考不倒，這樣就自在了。我們自己也要練成考不倒的功夫，然後再把這個考不倒的功夫教給學生。

我們以後的孩子比我們面對的環境還複雜，他們現在面對的都是什麼？二三歲就開始刷 iPad、iphone，二三歲就歸魔王管，不簡單。那一天有一個大眾說，一個爸爸三歲送給他的孩子手機，然後這個孩子除了吃飯跟睡覺，手機從來沒有離開他。然後後來沒辦法了，五歲了，就搶他的手機，對他媽媽拳打腳踢，然後哭啊，哭了一個多小時，太累了睡著了，醒了繼續哭，就一定要把手機還給我。所以有一個課特別重要，家長課。家長的觀念假如沒有提升，老師再怎麼出力有限的。我們要了解，老法師那一段法語太重要了，「家庭教育是基礎，學校教育是延伸，社會教育是發展，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圓滿」，全部都是以家庭教育為基礎。可是家長真的認知到這一點了嗎？那這個就要透過我們學校的領導、老師來護念這些家長。甚至於佛門說「隨緣不攀緣」，我們現在不是要收的學生多，我們是要培養成，這個很重要。而且我們的時間精力有限，培養孩子，一個老師能夠全身心照顧，照顧個十五個就挺累的了，成德自己覺得要照顧五個都不容易。

所以我們漢學院招生很嚴格，挑學生。為什麼？我們時間精力有限的，你再招進來的學生根本跟你不相應，還影響其他的同學，那你能怪他嗎？是你錄取的，你不能怪別人，那是我們在因緣當中取捨沒有考慮周到。而且現在是培養子弟兵重要，現在是把榜樣樹起來重要，不在多。樹起來了，我們有經驗了；樹起來了，人家信心不動了。發展要道法自然，人大不是自己把它變大，是因緣很自然發展，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變大的。現在為什麼因緣很難？我們沒有循序漸進、沒有一步一腳印，一下子想要大，結果大了以後，人事挑戰特別大。所以夏蓮居老居士說：「繩鋸木斷，簷滴石穿，水到渠成，瓜熟蒂落。」

跟大家談這些，其實也都是我們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則。昨天才跟大家說，教育不能操作，不能硬操作，「無為而為者真，有為而為者假」。所以成德也是經歷過很多自己不成熟的這些考慮，也希望以這些經驗供養給大家。然後也相信我們現在做一條龍，佛菩薩、祖先承擔，一定會成的。因為末法還有九千年，一定會復興起來的。但是更重要的，我們要把心用對。

我們也不要想得太複雜，因為老人家給我們開示完這個一條龍的重要性，結果成德個性就比較激動，就跟老和尚說：「弟子願意承擔。」結果老人家看著成德說了，「不是你承擔，是佛菩薩、祖先承擔，你把心用對就好了」。這句法語對自己的幫助很大！第一，

突然覺得肩膀不是很重。所以這個法很厲害，就好像藥，藥一吃，藥到病除。第一個，肩膀沒那麼重了。第二，不複雜了，我自己最重要考慮什麼？我每個念頭有沒有用對，我每個念頭跟真誠、清淨、平等、正覺、慈悲相不相應，只要我每個念頭都對了，我所負責的每件事都是往好的方向在發展。突然覺得師父這句法語讓自己覺得簡單起來了，不複雜。修行人要愈修愈簡單，簡單到一句阿彌陀佛，簡單到管好自己這顆心就對了。

抱歉，今天時間又超過了，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。